

在國際上，我們遇到很多的朋友，大家在一起幾乎有一句共同的語言，就是我們現在需要和諧，和諧在當前比什麼都重要。和諧怎麼落實？一定要從自己做起。這句話說得很容易，實際上有一定的困難，困難在於每個人對於社會看法不相同。所以還是六和敬裡頭的見和同解有問題。這個問題原因很多，不但是古今中外各個地區歷史的淵源、文化信仰不相同，跟不上現在科學的進步，交通便捷、媒體的進步趕不上，所造成的因素；還有外面的環境，就是整個世界走向了爭利，這是外面的大環境。如果每個國家、每個地區都把自私自利擺在第一位，這個世界要恢復和諧那就非常困難。可是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。

我在馬來西亞有一次有一位部長來看我，他問我要怎樣才能夠讓這個國家地區的人民富裕起來？這個話我們聽得很多，幾乎在許許多多的地方都能夠聽得到，怎樣讓老百姓富起來。一般人聽到這是個好話，如果我們深入的去思惟、去觀察，這裡面問題很多。自古至今人都好利，使我們想到孟子見梁惠王，梁惠王第一句話就問孟子，你這麼老遠到我國家來，對我國家有什麼利益？孟子答覆得好，他說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」。如果真的把仁義做出來，你說利會不會來？跟著就來了。這個就是道德、傳統文化帶動經濟，那是良性的發展，沒有後遺症，肯定帶出來。我們在湯池小鎮做了三年，那邊的利也帶起來了。在這麼多年來我們在很多國家地區，我當中有個印象，我在那個地方如果住上一年、兩年，那個地方土地增值好像就升了一倍、兩倍。不是一次，不是一次就不是偶然。我們在美國、在澳洲非常明顯。在美國住幾年，土地好像上

升三倍，澳洲亦復如是。

從佛法經典理論上告訴我們，人的富貴不是天給你的，命中注定的。命中注定還是自己修得的，你前世有修財布施，你這一生得財富，修法布施，得聰明智慧，修無畏布施，得健康長壽。這三種果報大家都喜歡，都希望得到，但是不知道去修因。佛教我們修因，你修因後面就有果報。對於這三種修持勇猛精進去做，那果報不在來生，這一生就現前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這一生現前的，佛法叫花報，來生是果報，花報已經很殊勝，果報可想而知。所以真的在佛門裡生財有大道，如果我們真的懂得，我們可以說這一生會過得非常幸福美滿，你這一生所需要的不會缺乏，認真努力去幹。

我記得淨宗學會，這是黃念祖老居士給我談的一個問題。當年夏蓮居老居士提出來，沒做，沒有做到，他希望我能夠在國外先去做，到處去勸大家來立一個淨宗學會。以往淨宗的法門叫蓮社，所以蓮社真是普天之下到處我們都能看到。夏老把這個名詞換過來，換得很好，現代化，避免一般人看到這個名字說這是迷信，成立一個學會，培養學生我們稱學院，這兩個名稱都是他老人家提倡的。我第一個好像是在加拿大溫哥華成立的，加拿大淨宗學會。聽說現在還在，沒有以前那麼興旺，以前陳大川主持，挺興旺的。第二個學會就是美國淨宗學會，這是第二個。這個學會做得非常成功，會長楊一華居士這次也來參加我們的活動。這個會成立的時候我寫了一篇緣起，在緣起裡面提到我們修行的綱領，我提了五個項目：第一個是三福，第二個就是六和，第三個是三學，第四個是六度，第五個是普賢十願，就夠了。這樣子很好記，簡單容易記，我們努力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以這個做標準，這樣子落實我們的淨業，淨土宗所修學的淨業。

三福是最高的指導原則，用現在的話，也是我們見和同解的依

據，三條十一句。佛給我們說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這一條叫扎根教育。怎麼落實？所以這些年來我們提倡《弟子規》，用《弟子規》落實孝親尊師，雖然我們學的是儒家，不違背，這是我們的根，用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落實「慈心不殺」，末後一句「修十善業」，就是《十善業道經》。所以很多人問我，你怎麼又搞儒又搞道？我說我沒有，我們完全根據釋迦牟尼佛的教誨。這第一句裡面就是儒釋道這三個根，這三個根紮下去之後，那就是佛經裡面講的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。所以佛經一打開，善是有條件的，這三樁事情做到了，這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

第一個基礎我們奠定下去了，才真正能夠進佛門，第二條就是入佛，所以第一是世間法，第二才入佛。你看入佛，先叫你修三皈、眾戒、威儀。受持三皈，三皈是指導原則，總方向、總目標，不管你是宗門教下、顯教密教，只要是佛所教導的，決定是以這個為方向、為目標，這三皈依。三皈依，六祖惠能大師在《壇經》上說得好，我讀《壇經》看到他老人家傳授三皈，他叫「皈依覺、皈依正、皈依淨」，他沒有說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所以當年我看到這個，第一次看這個經本，看到之後我就想他為什麼這樣說法？佛教傳到中國來都是說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為什麼他換了字？讓我們想到，他那個時候佛教傳到中國，依照中國的記載，應該也有一千年，這麼長的時間，所謂是愈傳愈訛，大家對三寶的意義誤會了。誤會很容易變成迷信，佛，把他當神看待，這就錯誤了，他不知道佛是老師。我們稱佛為本師，自稱為弟子，我們跟佛的關係是師生關係，跟宗教完全不一樣。我們尊敬佛是尊師重道，是這個意思，供養佛就跟供養祖先是一個意思，慎終追遠，決定不是迷信。真實的意思，《論語》裡頭說得很好，「民德歸厚」，你看很遠的老祖宗我們還記住，提起來都很尊敬，眼前的父母，哪有不孝

的道理？不可能的事情，社會風氣自然淳厚，是這麼樣造成的。人都能愛戴老師，他學的東西就踏實。

我在台灣，那時候是一個人，跟著孫立人軍隊到台灣，到台灣真是一個親戚朋友都沒有，只有幾個同學。所以在台灣非常困難，想讀書，環境不許可，要自己謀生。雖然想學，學習的這個心沒斷，一面工作，幾乎所有一點待遇全部都拿去買書買掉了，喜歡讀書。從小學到了尊師重道，那個時候對哲學非常愛好，很想學習，就聽說方東美先生是同鄉，雖然同鄉，不認識。我給他寫一封信，寄一篇文章給他看，信寫的毛筆小楷，工楷寫的，文章也是的，兩千多字，規規矩矩寫出來，送給他。一個星期之後他回我的信，讓我到他家裡去見面。見面之後，因為他知道我是安徽廬江人，這真的是同鄉，小同鄉，廬江跟舒城距離五十華里，三十公里還不到。那個地方是桐城派的發源地，方先生是方苞的第十六代，方苞是桐城派的創始人。

他問我的學歷，我告訴他，我說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戰亂發生之後，跟著軍隊到台灣來了。他說你有沒有騙我？我說我不敢騙老師。他說你寫的信、寫的文章，我們台灣大學的學生寫不出來，他懷疑。我說雖然我抗戰期間失學三年，可是我讀書沒有間斷，喜歡讀書，沒有丟開書本。談了一些當時在台灣的生活狀況，以及抗戰期間的一些情形，最後他告訴我，他說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。諸位要曉得，六十年前，不是現在。他說你要到學校去旁聽，你會大失所望。我聽到這句話像涼水澆頭，當然表現得肯定是很沮喪。老師跟我在一起坐了差不多有五、六分鐘，他就說了，他說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一堂課，兩個小時。所以這個沒想到，這個課是在家裡上的，學生一個、老師一個，在他客廳的小圓桌，每個星期天，就這麼樣上課

。這不可思議，無法想像的。到很多年之後我反省這個事情，這個緣從哪裡來的？尊師重道。在我想很可能他的學生跟他寫信不會像我那麼工整，見面沒有我那麼虔誠的態度，見面就是面試。所以以後很多同學們知道了，告訴我，方老師的眼睛長在頭頂上，誰都瞧不起，說他很傲慢，他能夠在家裡面單獨教你，這個緣太殊勝了，都不可思議。所以尊師重道學來的時候，佔便宜！

我跟章嘉大師見面，也是一見如故，頭一天見面，以後就約定每個星期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，每個星期都要去跟他見面。所以印光大師講得好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」，你有十分誠敬，老師不會捨棄你。一個做老師的人，總希望有傳人，有人能傳他的學術，能傳他的道，父母總希望兒女能傳承他的家業，同樣一個道理。他不讓我到學校去聽課，以後我就想到了，我那個時候熱愛哲學，沒有學過哲學，也沒有讀過很多的哲學書，沒讀過，在他心目當中這是一張白紙，好教。如果到學校，肯定認識很多同學，也認識很多老師，就會學亂了，這是他的大慈大悲。所以這種教學就像中國過去的師承，聽一家之言。

這個事情，以後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，也就是五年之後認識李老師，李老師跟我見面，我到台中想親近他，跟他學佛，他就提出約法三章，提出三個條件。告訴我，你能接受，歡迎你來，你不能接受，你就另找高明。三個條件，第一個條件，從今天起，你過去所學的，無論親近哪個人所學的，一律作廢，我不承認，你的學習從今天起是從頭開始。方老師、章嘉大師他都知道，章嘉大師他親近過，都不承認。第二個條件，從今天起聽經只能聽他一個人的，任何人，法師、居士講經說法不准去聽，只聽一個人。第三個條件，你所看的文字，無論是一般文字或是佛書，沒有得到他的同意，不准看。這三個條件，問我能不能接受？我那時候聽到，心裡想到

，老師怎麼會這種態度？好像太跋扈、太專制了，只有自己沒有別人。到以後慢慢才曉得，這個都是防非止過，他好教，他負責任教你。你要是同時多聽多學，他就沒法子教你，你的知見就亂了。過去跟方老師學的、跟章嘉大師學的他否定了，我們就不能拿從前老師講的來跟李老師辯論，他否定了，他不承認，所以只能跟他一個人學。

我想了一會，還是跟他，我就接受了。接受之後，他告訴我有時間性的。有時間性的，多久？五年。這就是以後我們才明瞭的，五年學戒。從前出家在寺廟拜師，五年學戒就是這個，這個叫扎根。所以學東西他是決定反對你同時學兩樣，他說你沒有這個能力，話講得很清楚，你只能學一樣，一門學得他認為滿意了，你才學第二門。所以我們學的小部經，一部經學完，什麼時候老師肯定了，你能把這部經上台去講，他在講堂最後一排，在那裡聽。因為那時候沒有擴音器，最後一排聽得見才算數，你講的聲音太小了，前面聽見、後面聽不見那不行，不及格。所以他聽經坐最後一排，要他能夠聽得清楚，這個樣子一部經才算是勉強。

可是我的學習是加倍，我每一部經從頭到尾，我的標準是講十遍。到哪裡去講？台中老師自己的講堂只有兩個場地，一個是台中蓮社，另外一個是靈山寺，那個老比丘尼對李老師非常尊敬，請李老師派學生每個星期天在靈山寺，星期六在台中蓮社，就是兩個地方，實際上就是讓學生學習講經的道場。這個講經，每一堂他一定到的。我講經，我在前面跟諸位報告，我是最後一個去的，沒有排到我的講堂，我找同學，就是這些居士，到人家家裡去講，有時間到家裡去講。星期一在張三家，星期二在李四家，我找了好幾家，好幾家我就可以重複講，一段經文我就會講好幾遍，總是要能湊出十遍。老師對我的狀況非常了解，他知道我這些做法，他也很歡喜

所以我在那裡一年三個月，學了十三部經。這十三部經我都還講得不錯，所以一出家白聖法師就找我，就叫我教佛學院。我在佛學院裡頭一個學期只教一部經，他佛學院三年畢業才用六部，我還有七部派不上用場。那個時候才曉得老師那個方法高明，私塾高明，學校的東西是交叉學習，很不容易產生效果。你專心搞一門，士氣之高，一部學完底下又來一部，一部一部接著，真生歡喜心。所以中國傳統這個教學法，對於學習的學生是非常大的鼓舞，他有成就感，這是一般學校裡沒有辦法做到的。

這麼多年來這就變成一種習慣，讀經沒有間斷，講經沒有間斷。我的講經一直到現在，我常常跟大家說，我沒有一種驕慢態度出來，什麼原因？我是學生，學生在講台上練習，老師坐在最後一排，他在那裡看到我，我這個心態永遠保持著。每一個聽眾都是我的老師、都是我的監學，我在講台上做報告，我這樣的心態。這是真的。為什麼？我們跟古人比，跟古來祖師大德比的時候，相差距離很遠！有什麼值得驕傲？一驕傲就完了。我永遠在學習，學不盡！古人講的一句話，「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學不了」，只有永遠在學地。就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他成就了。所以永遠學謙虛、學謙讓，不要跟人爭，沒有什麼好爭的。我們對佛法有相當的誠信，也有相當的了解，不但命裡面有的，而且三寶加持，你能不信嗎？章嘉大師當年教我，真正發心學習聖教，這就是護持正法久住，他說你的一生佛菩薩照顧，護法神來管，你自己什麼都不要操心。我相信大師這句話，把我的心定了。所以無論什麼環境，都是佛菩薩安排的，都是好環境，表面上看到是逆境，你只要通過了，大幅度的提升，這是跟我長久的人都看到了。所以我永遠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有很多地方張貼的那一張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」，那是我離開台灣，

也就是我們離開了圖書館到新加坡去的時候寫的。我們離開新加坡我也寫了一副對聯勉勵自己，對於過去、現前永遠懷念著感恩，順境、逆境都是幫助我們成長，幫助我們提升，後面還有更大的使命要去做。這些以後同學們都看到了。

六和敬我們雖然是念茲在茲，不敢想，為什麼？頭一個，三福沒做到。三福第一福就沒做到，第二福就不必談了，第二福受持三皈，誰受持三皈？三皈是什麼？皈依佛，佛是覺而不迷，真正覺而不迷才是真的皈依佛；皈依法，法是正而不邪；皈依僧，僧是淨而不染。所以惠能大師講皈依覺、皈依正、皈依淨，他是完全從翻成中國意思上來講，你不至於產生誤會。這個覺正淨都是性德，自性覺、自性正、自性淨，也就是佛提醒我們，這個是修學佛法的總目標、總方向，不管你學哪個法門，八萬四千法門、無量法門，全是修的覺正淨。如果真正得清淨心、得正知正見，你所修學的就真的學到了，真有收穫了。到覺，覺就是佛，那個覺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這個清淨是阿羅漢，這是小乘，得利益了，平等是菩薩，覺是佛。你修什麼？修覺正淨。從哪裡學起？從持戒，戒定慧三學。戒，讓你得清淨心；定，讓你得平等心；慧，讓你開悟，它都是連在一起的。所以要曉得我們修什麼。持戒，有很多人持戒很嚴，可是怎麼樣？瞧不起別人，別人沒持戒，貢高我慢。那算不算持戒？他持戒所得到的的是貢高我慢，人家持戒是得清淨心，錯了，他不曉得戒律的目標是清淨心。這個事你不學你就不知道。所以經教重要，經教不能不學。

我們在台中居住的時間也是有限，在那裡只是紮了一個根，這個環境變化太大。所以，我在台中這個五年根紮下去之後，離開老師，雖離開老師，遵守老師的原則。我跟李老師講，我說五年了，老師所提出來五年，我說我再遵守五年，守他老人家的規矩十年。



但是後面這個五年，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。他也很歡喜，能把淨宗傳到國外去，這也是他的一個願望，我們有這個機會。但是在外國跟中國環境不一樣，他們那個社會真的是競爭的社會。年輕人在美國，夫妻兩個都要工作，我們能夠講經，他們能夠來聽，一個星期頂多兩天。他星期六不上班、星期天不上班，我們講經星期五的晚上、星期六的晚上，頂多星期天上午可以講一堂，一般星期天他要整理家庭，要清潔環境，所以星期天很忙，第二天就上班了。一個星期，不能像在台灣一樣，台灣是天天可以講經，在國外就不行，一個星期只能講兩天，頂多三天。剩下的時間？剩下時間就自己練習。我們在自己房間，那個時候我買了一個小錄音機，放在桌子上，自己講，讓音錄下去，錄完之後自己聽，用這個方法。講台天天要練，不能有一天空過，你才能搞得成功。所以我的學習幾十年沒中斷，樂此不疲。我們求進步就決定不能離開經典，沒有離開經典就沒有離開佛菩薩，真的要放下。

所以我感謝韓館長，放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，說得是容易，做得真難，我們還是有習氣。但是碰到她，我在她家住了十七年，這個恩德很厚，我沒有退心、沒有還俗，這是她幫了我很大的忙。圖書館成立了，她做館長，這是有權，有人、有事她一把抓，名她有了，她是館長，權力也有了。這個對我是個考驗，我能不能放下，要不能放下就跟她兩個鬥爭，爭權奪利。可是我一想，有人管事好！好吧，妳就當校長，我來當教員，當教員不管事，整天頭腦裡面只有經文，這些行政事務她一手包去了，這好，太好了。要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環境，縱然有信徒們發心供養一個道場，我自己要來管的話，我也到不了今天，有了一個家，又回家去了，出家不又回家去了嗎？那個麻煩就大。

所以一生開頭不管人、不管事是被逼出來的，沒辦法跟她爭，

尤其十七年的照顧，維繫著我講經沒有中斷，這個不容易，所以總存報恩的心。都是好人、好事，把我磨鍊出來。幾十年過去了，現在到晚年了，好像福報現前，到處有人送道場。我要不要？不要，一點興趣都沒有了。為什麼？那個不是好事情。那就像我過去一個同學在台灣大學教書，教了一輩子，傅樂成，也許老同學還曉得，到圖書館去了很多次，傅樂成，教歷史，他是歷史學家。成功大學開辦的時候，請他去做文學院院長，他做了一個學期，辭職，回到台大再去教書，碰到我，「這個事情不是人幹的！」幹了半年，他說不是人幹的，為什麼？教書教了一輩子，叫他去管行政業務。他是傅斯年的侄子，傅斯年做過台灣大學校長。所以讀書人就是個讀書人，真正讀書人不能搞這些行政業務。方老師也是的，一生讀書人，一生教書，也做過好像一屆台灣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，做過一屆系主任，不再幹了。所以讀書，心裡面只有聖賢，學佛，心裡頭只有阿彌陀佛，除這個之外什麼都沒有，這個才自在，這才真正有受用。

我們到了晚年的時候，這個都是佛菩薩安排的。你說到澳洲，跟澳洲這個部長根本就不認識，在布里斯本見了一次面，他出差到布里斯本，有人介紹，他來看我，談了一談很投緣。他是兩個部長，是移民部跟多元文化部。多元文化就是團結宗教的、團結族群，搞這個，搞民族、宗教。就談到我從新加坡來，在新加坡做團結九個宗教的事情，他聽了很有興趣，他當時就告訴我，希望我能夠到澳洲來，幫助澳洲來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。我就答應他了，就這樣的這麼認識了。要我辦申請永久居留，就是移民的手續。這個手續在香港辦的，香港領事館辦的，他告訴香港的領事，我這個案件限他兩個星期辦好。他很生氣，他說你什麼門道，怎麼拿我的上司來壓我？很不高興，可是他還是辦了。兩個星期在這邊通知我，我去

拿簽證，不是在櫃台，在他辦公室。簽證給我之後在一起吃飯，我們聊天聊了三個小時，這才完全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是部長的一個善意。

沒想到在澳洲，我覺得都是佛菩薩安排的，澳洲人聰明，他們把這樁事情交給大學去執行，這是智慧，因為大學是中立的，不會偏重任何宗教，也不會偏重任何族群，所以由學校來負責執行，這是很智慧的做法。所以我一到澳洲就跟學校聯繫上，跟校長、跟一些教授，負責管這些事情的，跟他們認識了。我還幫助他建了一棟房子，做為他們的辦公室，在格里菲斯大學有一個中心，建了一個中心，這個中心送給他們的。以後九一一事件之後，昆士蘭大學校長來找我，我們這樣子又跟學校更密切的往來。學校誠意的邀請，希望我們幫助他，把中國傳統的這些教學的理念，就是中國幾千年來長治久安靠什麼？要靠教育。中國一切都是教育，教什麼？教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仁愛和平，教這個。中國古時候這個教育是家庭負責，這大家庭，大家庭要不教人就亂掉了，家就敗掉了。所以家是一個社會，一般家庭人口總在三百人左右，這麼大的一個團體，要是沒有規矩還行嗎？所以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視。所以只有中國人才有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在中國這個社會能講得通，在外國不行，在外國的家，一家幾個人，這不行。治家有本事，治國沒本事，在中國，治家的本事可以治國，再擴大一點就是。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重視家教。而且你看在上古時代就已經重視胎教，他這個根紮得多深。

所以在中國過去的社會，中國人講三百六十行，三百六十行不是數字，代表圓滿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它表法的，圓滿，就是各行各業。所有行業裡面哪個行業最自在、最舒服？做官的。所以人都想做官，做官就把書念好，你才能從政，參加考試。書都是自己家

學念的，私塾是家學，學校就在祠堂裡面，祠堂每年只用兩次，春、秋祭祀，只用兩次，一次頂多不過三天，平常都空著的，所以學校就辦私塾，辦學，學校在祠堂裡面。我小時候念私塾在祠堂。這是中國培養人才，人人都受基本的教育，雖然女子沒有去讀書，但是她都懂，大人都教她，她都懂。所以這個教育可以說是在全世界這些族群裡頭，唯獨中國人重視，也許就是中國人是大家庭的關係，他不能不重視。從小人就教好，懂得孝親，懂得孝親就能忠於國家，孝跟忠是一樁事情，如果再有廉潔，禮義廉恥，他不貪污，這就是好官，政府就要這種人。

所以漢武帝開始舉孝廉，這個制度是漢武帝開始的。你看一直到滿清，改朝換代，但是這樁事情沒有改變。替國家選拔人才，那是地方政府官員的事情。選的標準就是他孝親、廉潔，就這兩個條件。國家把他選拔出來，成績優秀叫他參加考試，縣考考取了就是秀才，秀才就拿到國家的俸祿，就是國家養你。你看《了凡四訓》，你就知道，你考取之後國家每一年給你多少米，大概有幾十石米，你的生活就沒有問題，安心讀書。再更高層次去考試，參加省考，舉人；參加殿試，皇帝面前殿試，進士，這做官。做官你看地位很高，待遇也不錯，受人尊敬，沒事幹。怎麼沒事幹？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所以做官的人是最舒服的，每個讀書人都想去做官，道理在此地。你看《四庫》裡頭的集部，那是文學，詩詞、歌賦、文章，一半以上是做官人寫的。他沒事幹，在家寫文章，寫詩寫詞、遊山玩水，到廟裡找和尚、找找老道聊聊天，他幹這個事情，你看那個生活。哪像現在，現在三百六十行最辛苦的是做官，恰恰顛倒。

所以陸克文做總理，邀請我去訪問坎培拉，我到那裡去了，跟他見面，他端了一大杯濃咖啡在喝，提精神，他說睡眠不夠，一天

只睡五個小時，累死了。當時我跟他開玩笑，我說現在的社會，幹你這行的最辛苦，幹我這行最快樂。真的，在從前做官是值得考慮，現在做官這麼苦，你叫我考慮我不會去考慮。什麼原因？我們價值觀顛倒了，在從前道德是第一位。中國古時候制度，士農工商，民間也有階級的，讀書人地位最高，商人是最有錢的，但是商人地位最低。不管在任何場合當中，商人位子在最後的，讀書人，窮秀才他是高高在上的，價值觀不一樣。所以中國幾千年長治久安，人民那麼幸福美滿，是什麼？教育。現在我們這一百年當中，滿清亡國之後，社會動亂不安，一直這個教育疏忽了，所以現在搞得這麼辛苦，再一切向外國人學習就糟了。孫中山先生講得很好，外國只有機器比我們強，機器的發明比我們強，科學比我們強一點，其他任何一方面都比不上中國。這孫中山先生講的，這個話講得非常講有道理，你要是聽了他這個說法你就曉得，到外國就學人家長處，兩樣東西，其他東西他要向中國學，他不向中國學，現在麻煩來了，現在不能不學了。所以這個我們要曉得。

六和敬，真的理念比什麼都重要，整個宇宙跟我們是一體，這個理念重要。常常想到佛說的，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心現識變，一切眾生皆是佛，跟中國老祖宗所講的人性本善是一個意思。所以對於一切法都要尊重、都要恭敬，對一塊石頭、一個泥沙都要用恭敬心，為什麼？它那是自性，自性變現出來的。科學家告訴我們，自性波動變現這些狀況，它是頻率的關係，頻率慢的就變成石頭、就變成礦物，如果頻率快一點的就變成動物，我們這個肉身，就變成這個，更快的就變成現在的無線電波、通訊這些東西，這是最快的。所以都是頻率不一樣變現的，實際上完全是一樣的，統統都能夠還原為波動，那就是萬法皆空，統統能還原，全是波動現象。他說這個物質現象是波動現象的累積連續產生的幻相。所以我們相信

，量子力學是新興的科學，我們相信頂多三年就會普及全世界。因為根據這個理論，我們就相信地球上任何災難，我們這個心態一改變，它就能恢復正常，給我們帶來信心。

這個災難來怎麼辦？有辦法讓它停止，有辦法讓它恢復原狀，這個信息太好了。佛經上幾千年講，沒人相信，現在佛經上講的跟他這個一配合的時候，會產生信心。極樂世界、華藏世界我們在地球上可以創造。從哪裡創造起？從六和敬做起，六和敬從見和同解、戒和同修，從這做起。所以不能不持戒，這四個根太重要了，四個根紮好，我們不會墮三途，四個根沒有，古人講的，三途有分，這個不能不重視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閒話就說到此地。謝謝大家。